

# 各领风骚 没几年

陈小川杂文选

北京出版社



# 各领风骚没几年

陈小川杂文选

北京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里的84篇短文，创作于1984年至1987年夏季。了解此时中国大势的读者，不难看出全书浸透着一种“我为改革鼓与呼”的力量和热情。作者以老辣的文笔，从政经文史、世态民俗入手，执著地针砭陋习时弊，讴歌新事新人，并在《后记》中，向我们倾诉了自己心路历程。

## 各领风骚没几年 Ge Ling Feng sao Mei Ji Nian 陈小川杂文选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  
787×960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55,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  
ISBN 7-200-00361-1/1-62  
定 价：2.90 元

# 序

邵燕祥

好的杂文的作者，笔锋常带感情。但是光靠感情不足以说服读者；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理不在声高，甚至出之以幽默诙谐，这就是杂文的理趣。

有了讲道理的舆论空间，才可能产生好的杂文。近几年杂文创作小有生机就是明证。

而在不可理喻的时代，例如十年动乱中，则只能有挥枪弄棒、以势压人的大批判流行。大批判兴，一切探求真理的努力悉为厉禁，一切讲道理的文字皆亡，杂文自然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大家记得，60年代中期讨伐“三家村”的大批判运动，一开始就是“大批判家”姚文元在杂文家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上首先开刀；从而表明姚文元是杂文之敌，也表明大批判与杂文二者之间不是文体之别，而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文化精神的表现。尽管姚文元大发迹之前，曾经出过几本所谓杂文集，但揭去杂文的“油彩”，俨然已经是后来江青敕

封的“金棍子”的雏型，其大批判的精神与他同时的文论及此后的名篇，乃是一以贯之的。不讲道理的所谓杂文，只能归入大批判一伍，而真正有生命力的好杂文，如鲁迅与邓拓之所作，将永远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论断，无论于古于今，于西方于东方，于资本主义社会于社会主义社会，一概适用。我们的杂文有特定的涵义，是维护人民利益并坚持追求真理的社会文化评论。它以鲁迅为旗帜，与中国民主性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而大批判的文风不管袭用什么体裁，它只是中国历来的文字狱手段同外国中世纪教廷遗风相结合所生的怪胎而已。它不自姚文元始，也不会到姚文元而结束的。

学习鲁迅，不限于鲁迅的杂文；学习鲁迅的杂文，不限于杂文的笔法。鲁迅上承历史上我们民族的脊梁，树立了韧的战斗的风范，这不仅影响于我们的杂文作者，我们的文学界，而且将影响于我们的全民族。

这本书的作者陈小川同志还很年轻。他选择了写杂文这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愿他和他的同伴们坚韧地走下去。历史已经并将不断证明，最终只能是披荆斩棘的人主掌大地、臻于文明，而大地永不会复归蛮荒、遍生榛莽的。

是为序。

1987年7月

## 目 录

序 ..... 邵燕祥 (1)

### 1984年——1985年

脱掉“长衫”吧 .....	(3)
从未庄想到小丁宝 .....	(5)
看到金牌后的闲话 .....	(8)
“蛇口观念”的启示 .....	(11)
草鞋和“彩电”之间 .....	(14)
“幸福坛”与“握手村” .....	(17)
吃螃蟹与用螃蟹吓鬼 .....	(20)
少一点闲言碎语 .....	(22)
还是要以“抓住老鼠”为标准 .....	(24)
有缺点的战士和无缺点的苍蝇 .....	(27)
流言四部曲 .....	(30)
送别方式改革论 .....	(33)
将在外 .....	(36)
各领风骚没几年 .....	(39)
“艰苦奋斗”的瓢儿 .....	(42)
变变面孔 .....	(45)
莫做今日“祝英台” .....	(48)

DK99/22

从“官不畏死”想到退路	(51)
好马与烈马	(54)
论“格”	(57)
喇叭裤与“中国早就有”	(60)
“塞翁失马”与“交学费”	(63)
该有“弄潮精神”	(66)
假作真时真亦假	(70)
“议论压”	(73)
废止“书橱式”人才观	(76)
泉州诗会的联想	(79)
四合院随想曲	(82)
从杨子荣的迪斯科节奏说开去	(85)
“万金油”、“万应锭”效应	(88)

### 1986年——1987年

不做古董	(93)
治治“小报告”	(95)
船大好压浪	(98)
两种自立	(101)
论“他人瓦上霜”	(104)
改改趋时病	(107)
“八条腿走路”又何妨	(109)
孟光与虎妞的随想	(112)
清除衙门作风	(116)
国民性趣谈	(118)
中国古典时间观的终结	(121)

“人心惯性”说	(124)
大伪难辨更需辨	(127)
爱情更新之我见	(130)
五四杂感	(134)
消灭“官文化”	(136)
可怕的“谦虚”	(138)
走旁门的联想	(141)
怎样做儿子	(144)
“爸爸”和“儿子”的断想	(148)
从“批判家”想到他们的出路	(151)
论宽容	(154)
在婚姻问题上还要反封建	(157)
有欲也刚真境界(附:欲,有正邪之分)	(160)
也谈欲的正邪之分	(166)
鸦雀无声不是好事	(169)
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和改革目标同一	(171)
勿气	(175)
根治“报喜不报忧”症	(177)
唱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180)
中西姓名考	(182)
国运、棋运和别的运	(186)
闲话“五好家庭”	(189)
从“精盐少许”说起	(192)
再对“无欲则刚”的质疑(附:“无欲则刚” 有何不好)	(195)
对“文明还是愚昧”的思考	(203)

男子汉的体己钱	(208)
我不信“芦荡精神”	(211)
再话都市行路难	(214)
说“又……，又……”	(217)
培养自己的竞争心理	(220)
勾脸与现代化	(224)
说“名”	(227)
搏——心理平衡的要谛	(230)
贾府不懂胆固醇	(234)
说宴	(237)
风靡之日衰落时	(240)
读书断话	(243)
论摆谱儿	(246)
从“文君酒”说到“文君病”	(249)
北京人不爱笑么？	(253)
“恋人式”的微笑与评价改革的尺子	(257)
理论界的清新之风	(261)
理想与理想主义随想录	(264)
后记	(270)

1984年——1985年



## 脱掉“长衫”吧

深圳大学组织学生勤工俭学，承包校内的厕所和环境卫生，担任餐厅、招待所服务员，鼓励学生走向社会推销商品。此举拓宽了学生勤工俭学的路子，可喜！记得几年前，老作家肖乾曾著文题为《衣阿华的启示》，讲了他在美国衣阿华的饭馆里，见到不少大学生当招待。由于“以自立为荣，以依赖为耻”的观念深入青年之心，以至于老作家亲眼看见坐着豪华轿车、穿着貂裘大衣的小姐，也要到饭馆里洗洗盘子。而今天，深圳大学的作法，也是很有启示的，完全值得作一篇《深圳大学的启示》。

照说学生勤工俭学，在中国也并非自深圳始，当年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许多革命前辈，都曾远涉重洋勤工俭学。但是，勤工俭学却一直没有在中国形成风气，以致于今天要勤工俭学倒成了一件很难的事了。这里当然有劳动报酬、财务制度等问题，但在诸多难处中，却有这样两条是不容忽视的：

其难之一是学生的“长衫”脱不下来。现在不少大学生是家庭里的“重点保护对象”，青灯黄卷

几年考上大学，家里不缺这点钱，自然不允许儿女去洗碗、送煤。这“长衫”要脱，爹妈就不允许。学生本人也有不少放不下架子，总认为“长衫”一脱，干点儿粗活是件失身份的事。这种思想源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象读了书便只可动口而动不得手了。这种观念在80年代是早该寿终正寝的了。就象晚清时候，不少旗人的“铁杆庄稼”——皇家给的俸禄没得吃了，明明在挨饿，却绝不脱下马褂去干点粗活儿，迂腐得很。

其难之二是学校对勤工俭学管束太多。据了解，学校一般要求结合本专业有组织地进行，要适合学生体力。用心不可谓不好，但这样左右一绑，路就极窄了，似乎也只有穿“长衫”的活儿可干。其实只要从事正当行业，尽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闯路子，可干的事多得很。诸如给个体书店卖书、搬运；为城市居民送煤、换煤气罐；到个体餐馆洗碗、当招待；给工厂当推销员……等等。倘若非要结合本专业不可，洗碗这种没有专业可对口的活儿，决计没有人干；而学法律的，连勤工俭学也得是当律师才行，这样勤工俭学岂有不难之理？

依我管见，框框一破，观念为之一新，勤工俭学的路会越走越宽。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入到社会最基层去，也是一种很有益的社会实践。这将造就一代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新人，他们是不穿“长衫”的。

1984年7月

## 从未庄想到小丁宝

如今的中国，改革之风日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改革了？仁者智者们的见解却相差很远。

前不久见到几位青年朋友，谈起改革，说到他们单位领导已经宣布本单位“改革完了”，只等上级验收。于是我很感兴趣地问起有哪些措施，答曰：原来局里共有10个处，现在合为7个处又一个室，大家搬了搬办公桌，于是弹冠相庆。最大的变化是局的招牌改了，赫赫然“××工业总公司”。再细细一问，原来工作程序、机关体制基本未动，先前的局长——今天的经理仍旧是开会议论、看文件划圈。确也提拔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任副经理，可是他划圈也得轮到第6位。

这样的“改革”就算得上是改革？我不敢以为然。中国倡导改革的人实在不少，历史上说得出来名字的改革者怕也如恒河沙数。但是改革也是有真有假，形形色色。有一种是“未庄式”的改革，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得淋漓尽致。辛亥革命风潮起来，“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用一根竹筷子

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而且砸碎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样的“改革”自然于大局无甚影响，知县大老爷不过改了个名称，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论及辛亥革命时说过，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只革掉了一条辫子，其余则照旧，还是三纲五常那一套。

另一种姑且称作“王掌柜式”的“改革”。老舍的名作《茶馆》里有一位王掌柜，也是个倡导“改革”的人。他准备招聘小丁宝做女招待，添置了一台手摇留声机，在店堂里悬起两串万国旗，还在墙上贴了一张好莱坞的过时明星广告，企图以此来跟上时代潮流。

“未庄式”与“王掌柜式”的“改革”，当然算不得什么改革，因为它们都未动及根本。由于时代限制，自然也不可能动及根本。今天则不然，党中央号召改革，群众迫切要求改革，“未庄式”与“王掌柜式”的假“改革”是搪塞不了的。一旦这种“改革”被群众看出，不过是“用一根竹筷子将辫子盘在顶上”，或者添个把小丁宝，怎么交待得过去呢？

改革，特别是城市改革，关键是要打破两个大锅饭，即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种改革的成果，应当表现在出工作效率，出经济效益，真正实行按劳分配，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的改革，才有无限的生命力。而那种“一锅变两锅”、“两锅并一锅”式的

“改革”，最终是实行不通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含意深远，真该细细地琢磨一番。

1984年8月

## 看到金牌后的闲话

有一段相声说，在李莲英大总管红紫当朝的年月，中国曾派过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这位只会喊“喳”的“小李子”不懂什么是国歌，于是以《贵妃醉酒》代替，而且选了飞檐走壁的大侠去跳高，选了皇宫里传圣旨的小太监参加短跑，找了几个北京天桥变戏法的，每人怀里揣了一个篮球去和洋人比赛，结果把篮球变来变去，不见传球，只见入网。从那以后打篮球都穿背心、短裤，就是因为吃了李莲英的亏才作出的国际性规定。这段相声曾使我捧腹不已，然而也让人觉得似有些解嘲的味儿，跟阿Q的“先前阔”有点儿相近。实际上，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是在52年前，运动员仅仅一员，“硕果”是一个“鸭蛋”。然而52年后，还是在天使之城洛杉矶，我国运动健儿夺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名列金牌总数第四位。这可不是相声，是事实。

倘要论起走向世界，大胆革故鼎新，我当首推体育界，这次我们在奥运会取得的成就就是论据。近几年来，体育界突飞猛进，女排“三连冠”，跳高三破世界纪录，乒乓球曾囊括世界锦标